

风声鹤唳

Leaf in the Stor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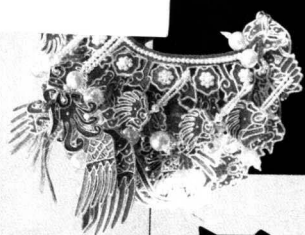
林语堂 著

张振玉 译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

风声鹤唳

Leaf in the Storm

林语堂 著

张振玉 译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I247.5
568

4B113/06

Y
W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声鹤唳/林语堂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3. 9

ISBN 7 - 5613 - 2725 - 0

I. 风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46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1867 号

图书代号: **SK3N0598**

陕版出图字: 25 - 2003 - 069

出版统筹: 高经纬 主 编: 马立诚
作 者: 林语堂 责任编辑: 周 宏
装帧设计: 点石堂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
邮编: 710062)

印 刷: 通州运河印刷厂
开 本: 880 × 1230mm 1/32
印 张: 12.5 插页: 2
字 数: 267 千
版 次: 2003 年 9 月第一版
印 次: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ISBN 7 - 5613 - 2725 - 0/1 · 285
定 价: 25.00 元



嘴里含着烟斗，双手插在裤袋内，博雅悠哉地走出东北城郊的“亲王府”，准备去陪好朋友老彭吃晚饭，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。沿途是相当荒凉的地区，必须穿越几片荒地。

北平的十月天，通常都是干爽宜人的好气候，晚风略显寒意，和战争爆发之前并没两样。秋天的太阳把泥土晒成干灰色。现在是黄昏时分，石青色的墙壁与屋上的瓦片在微柔的光线下，和光洁的地面融合为一体，迅速笼罩的夜色将远方的棱线吞蚀得更模糊。四周一片死寂，几盏街灯尚未启亮，几只乌鸦在附近树枝呱呱嘎叫打破沉静，如果仔细倾听，可以听到一座将人梦的城市发出微弱、幽远、嘘息且和谐的声音。

博雅在暮色里走了四分之一里，只遇到两三位返家的穷人，他们头垂得很低，和他一样默默地走着，手里提着油壶和荷叶包的晚餐。一位穿着黑色制服，面带倦容的警察站在街角，友善地和他说话。死寂的气氛很恐怖，就像和平一样；而和平与死亡气息却又如此相似。但是他却喜欢选这个时候出来散步，享受凉爽刺人的夜风及城市生活的奥秘逐渐在他身边围绕、加深的乐趣。

一直走到南小街，他才看到了生命的迹象，街灯长排开着，专为穷人而摆设的小吃摊上的油灯，正在黑夜中闪闪发光。这是

一条又长且窄，没有铺设柏油的小巷子，仅仅十到十二尺宽，南北向，与哈达门街平行。老彭的家就在这条茶巷子附近，距离东四牌楼不远，在更南面的住宅街，目前大部分已被日本人占用了。沿路有多辆黄包车慢慢走着，部分熄厂灯靠在路边歇息。为了省油，车夫只有等客人雇车后，才肯点起油灯。

往左转，他到了老彭家，巷道窄得连一辆黄包车都难以通过，四周好暗，到达时他差一点撞到了门阶。

他在大门的铁环上敲了敲，随即听到里面有咳嗽声，他知道是老彭的老佣人。

“谁啊？”老佣人喊道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是姚少爷？”

“嗯。”

又是一串剧烈的咳嗽声，门锁慢慢拉开了。

“老爷在吗？”博雅问。

“他今天早上出去了？还没回呢。进来吧。秋天的夜真是冷。他会回来吃晚饭。”

博雅穿过庭院，跨入客厅。简单的家具，显得屋内相当空旷，一张廉价的漆木方桌，几张铺上深蓝布垫的竹椅，以及一张摇摇晃晃的旧扶手椅，一看就知道是花几十块钱到回教市集上买来的二手货。每次博雅一坐上去，弹簧就咔叽地响，陷向一边。布套上有几个香烟熏烫的烟孔，每当他一调换坐姿，就能感觉里面的钢丝动来动去。每次老彭需要轻松一下，就坐这张椅子。几个湘妃竹制成的书架排列在北面墙边，上面杂乱地堆满了书籍、杂志和唱片。书本种类均属特殊，由家禽、养蜂到佛教书刊皆备。博雅曾注意到一本翻旧了的“楞严”佛经，知道老彭是禅宗佛教徒，但

是却奇怪何以彼此间从未讨论过佛教。屋子角落有一架漆了鲜红色漆的唱盘,与其它的家具显得十分不称。

木桌上摆了两副碗筷,小茶杯,白铁酒壶,和几个三寸长的盘子,上面装有酱菜和生姜,但是饭菜尚未上桌。博雅知道老友等他吃饭,有多少个夜晚,就在这张饭桌上,两人用这些茶杯对酌,谈论战争和政治,直到喝过头了,彼此就相对饮泣。然后他们闭口不发一言,继续喝酒。愈喝泪水愈多,两个人甚至互坐对视半个小时而不说一句话,他们尽情挥泪,倾听对方呼吸声。据说人在忧愁时喝酒流泪是有好处的,他们正需要这样,也喜欢这样,尤其当二十九军撤走,北平沦陷的头一个礼拜,他们更常如此。古人称这种方式的喝酒为“愁饮”,但是博雅和老彭应再加个“对”字,称之“对愁饮”。隔天,其中一人会向对方说:“我们昨夜的对愁饮不是不错吗?你很忧愁,我一看你的脸,便忍不住落泪。事后我觉得好多了,睡了个好觉。”最近他们没有这种习惯了,但是只要一块吃饭,仍小喝几杯。

老佣人端壶热茶进来,倒了一杯说:“老爷快回来了。”

博雅坐在咔叽响的扶手椅上,拿起上面放的报纸,准备看报。但不久这份报纸就从手中滑落到地面。他坐着默想着一件奇妙的事情,这件事对他而言较报上的战争消息来得更重要。自从几年前认识老彭后,这个人就深深吸引住他。他难相信如此空旷的屋子内住着一位如此无名的伟人,这是他所认识唯一快乐的人,即无妻子也没小孩。过去博雅从未结交过这样的朋友,一个了解自我,孔老夫子所谓“无忧无惧”的君子人。

北平人并不认识老彭,他没特殊事迹,他的对外活动一再失败。过度的热诚结果往往是幻灭,并耗掉了他一半财产。十多年以前,他就想到在北平种蕃茄。因为当时没有第二者会想到这念

头，他确定这是赚钱的好主意。理由既简单又清晰，北平——当时还叫北京——出产甜柿子；蕃茄别名“西红柿”；因此北京应该长得出甜蕃茄来。他忽略了柿子长在大树上，蕃茄却长在小树上。北京不长蕃茄，起码在他的土地上就长不出，于是蕃茄园教他赔了好几千块。他的下一个投资是进口来亨鸡，用鱼肝油当饲料，但是所生产的鸡蛋太贵了，无法和一块钱五十枚的土产鸡蛋竞争，土产鸡蛋在夏季甚至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个，他毫无运销成本的观念。接着而来的空中楼阁是养蜂酿蜜，又是北京人民未想过的念头。在一连串的冒险失败后他学聪明了，将所剩余的钱财全部存入银行，再也不受失望打击，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了。博雅叫老彭或彭老，老朋友们常如此互称。

老彭的太太在十年前，老彭三十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。老彭曾自告奋勇地教她学校用的三十九个注音符号，结果却徒劳无功。他的英雄气概十足；买回学校用的图表挂在墙上，又亲自在符号边加注图说，他太太也极英雄式地奋力学习那三十九个符号，却始终无法学会。拼音不仅需要想象力，并且需要一点抽象的思考力。她虽学过了符号的发音，然而老拼不出字音来。ㄇ—ㄥ三个注音符号凑在一块硬是没法念成“鸣”音，一点法子都没有。看到老彭艰辛地教他忠实旧式社会的胖太太，真令人同情，看到远学龄的她还拼命学ㄅㄆㄇㄏ，更教人感动。

“ㄇ—ㄥ拼起来是什么？”他太太老是问道。

“ㄇ—ㄥ上鸣，”他几乎学了五十遍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如此所以ㄇ—ㄥ就念‘鸣’。”

“这是什么外国玩意？我搞不懂。我喜欢孔子的汉字。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，你一学就会了。”

“不过六一弓拼起来就是‘天’。”

“别把我给搞混了，我不学了。”

“你一定得学，这就是教育。”

“就把我也当做你的失败之一吧，我的好人儿。我就从未反对过你经营蕃茄园和养鸡场什么的。现在让我停吧。”因此他只好放弃了。不过，他说和不识字的太太上课很有趣。他太太过世后，他慎重地埋葬，从未有过再娶的念头。

此后他曾尝试改善符号写法，使之连乡下人都易懂，但他又失败了。

由于外头活动均归失败，北平人都不认识他。他有一些政治圈内的朋友，也认识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生，他和广西柳州的白将军私交很好，都是广西同乡。但是他从未想过投身政坛，这是他聪明之处。若非现在发生这场战争，他将会默默无闻死去，可能也不会写下这个故事了。

已经七点了老彭还没回来。博雅极需和老彭谈谈，有时都快耐不住了。自从北平沦陷他的亲人南迁，博雅已经无人可谈了。他通常白天待在室内，感觉像个俘虏留在自己的花园住宅中，只有到晚上他才冒险溜出门，来看老彭。在他朋友面前，他感到可以尽情畅谈并被了解，能够提出问题并得到肯定答案。由于他的寂寞加深了他们的友谊，他极盼与老彭交换意见，听他的意见，并得到忠告。

很多人都认为博雅是个纨绔子弟，一个典型的富家少爷，整日混迹脂粉群中，他知道这是他所作所为的应得结果。他想起今天下午和梅玲会面的情景，这几天他已觉得爱上她了，不晓得老彭对梅玲看法如何。他俩生活大不相同；他年轻高大，称得上英俊潇洒，自幼成长于豪华气派的大富家庭中，对艺术、文学、生活

情趣都有讲究的鉴赏力,老彭则是一个苦行者,外表邈邈又不重物质享受,一个四十五岁的独身主义者,生活避开所有女人,然而他却察觉在老友身上有个伟大而慷慨的灵魂,心智有些不切实际,心灵却和孩子般温柔。博雅的禀赋与修养极佳,善于交际,对于女人了解广泛,自他祖父姚老先生处承袭了些许神秘气息。这使他和老彭相类似,让他能够立刻了解并欣赏老友禀赋上所不同的特质。老彭差一点就能改变他嘲讽人生的态度,这是他如此才智和环境的年轻人所难免的发展倾向。

有一次老彭招来附近四、五个学生,其中还有几个是学徒,在他自己的家里免费教课,结果为他带来数不清的麻烦。他再一次试图教授注音符号,但是一些店主抱怨说,他们的学徒从此逃避早起干活了,另有部分人发现他们学的不是孔子的正规汉字,他们一个接一个退出,最后只剩下一个二十三岁的笨青年留下。博雅看他每晚坐在那儿,用功苦读,老彭则以无比耐心试图在他闭塞的心智中注入慧光。因为现在他是唯一的学生,又要求教导一千个汉字,老彭担负这件繁重工作努力地教导,他知道即使运气好些也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教完。小伙子坐在那儿学习写字,握着的笔似有百斤重,在灯光下额头不停淌汗。“何用之有?”博雅问道,“浪费每晚最宝贵的时光给一个什么都学不来的笨脑袋?就算多了一个这种人会读会写,对整个社会又有何益呢?”

“亲爱的朋友。你看不出其中的意义,我却看得出。”老彭回答说。“你看不出这个人的心灵变化。这是一个正在奋斗的心灵。何以他的生命就较你我来得没有价值呢?你能说出其中差异吗?他很笨,他卑微,前两天我失去耐心问他是否仍想学完。他简直吓坏了,求我不要中辍他,我看他眼中的泪光。他说他无法花

钱上学,这是他唯一的机会。“怎么回事?”我问他。他原原本本告诉我,他爱上一位邻居的女儿,除非他学会读和写,否则别想娶她。你知道这件事对他的意义?如果借着我的努力帮他娶到这个女孩子,对他的未来又有什么影响?你们有钱人家有时花上千元、万元去娶个女孩,何以见得这件事情对他而言价值会略逊于我们任何人呢?你能告诉我其中有何不同吗?有些人甚至情愿为爱自杀呢?”

“你认为你一中断课程他就会自杀?”

“或许不会。但可能改变他一生——那个女孩也许不会嫁给她。”

就这样老彭继续教了他六个月,从冬天到春天,只为了使这位诚实的笨小子能娶到老彭素未谋面的女孩。冬天的几个月里,老彭买了顶帽子作礼物送他,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顶。在结婚当天,老彭穿上最好的长袍参加婚礼,以“老师”身分被介绍给新娘,新娘谢谢他。老彭那时发现她轮廓虽好,却是个麻子。他有些失望,但是对自己说,“这有什么关系嘛?麻子通常都很精明。这还是个有野心的女孩子呢。”女孩子有几百块钱,这就是何故她还能自己选丈夫的原因,婚后她开了间店给他。笨小子结婚那天戴着这顶帽子,此后只有重要场合才戴,也不再买第二顶帽子,以感念恩师的德意。老彭获得小俩口终身的感激与忠心,觉得他六个月连夜的辛劳都有了代价。

没啥事可做,博雅眼光落在书架上的《楞严经》上。对老彭性格上存有的神秘感促使他翻开书,瞧瞧佛教对老友的性格究竟有何影响。他很快地翻着书,发现里面全是有关生、死、忧患和对错误认知的感觉等。但是一大堆的梵文姓氏和术语使他没有办法读下去,如同在阅读一份密码电报,或是一个中国人在看一份

日本报纸一样。当他正要合上书本，放回原位时。突然看到第一部分的“淫女”字样，他稍看了一会。那是一段故事叙述文字，很容易读。他顺着书页读下去：书中提到一群会集在佛祖面前悟道的圣者。佛祖心爱的门徒阿难陀，那位聪明的年轻人一直仍未出现，但是已在城市中四处行乞：

阿难因乞食次，经历淫室，遭大幻术，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罗先梵文天咒，摄入淫席，妊躬抚摩，将毁戒体，如来知彼妊术所加……坐宣神咒，敕文殊师利将咒往获，恶咒消灭，提奖阿难及摩登妊女，归来佛所。

他将书放回原位。日后每当想起这个故事，就感觉老彭是文殊师菩萨。

陷入沉思中，博雅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消逝。老彭回来的时候已将近八点了。

“抱歉我回来迟了。”老彭道。焦虑的高音调，带点女性化，和他的高度、尺寸颇不调和。他的声音平常很低，但是激动时，和孩童般尖锐，显得很紧张，有些句子说起来由高音起，而由低音结束；有时候他的声音裂开了，很像声带同时发出高低音来。在他情绪愈激动时，由高音到低音的变换就愈频繁，那时高音就会有些不灵光，低音倒不会。他穿着一件退色的旧棉袍，两边经过整季的尘土，已经有些破旧了，他的外表不吸引人，与不凡的身材无法联在一块。由于近视，他脸上挂着一副银边眼镜，予人认真的感觉，高高额头上布满了皱纹，更加深这份印象。他前额微秃，稀疏的灰发长长地披在脑后，不分边，使他的高额头更加醒目。这是最实用的发型，根本不用梳；也可以说，他习惯一面说话一

面用手指拨发，等于每天都梳了千百回。他四方脸，稍微胖了些，有一种安详认真的表情，笑口常开，颧骨高，眼睛深陷，鼻子平广，嘴巴的形状很讨人喜欢，中间突出，两边向下弓，像鲤鱼唇似的，下巴宽广低垂。脸上的肌肉所形成的线条和沟纹，显得又亲切又和善。面额的皮色既平滑又白皙，在他这种年纪极为少见，由于他本来天生胡子就不多，于是听任薄薄的短须长出，自成一格，也不经常修剪，以致于短须两边便像括弧般围绕中央部分。当他笑时双唇往后缩，露出粉红色的上牙床和一排整齐的牙齿，由于抽烟过多而泛黄了。然而在他脸上总有法国人所谓“意气相投”的和善感觉，加上高高的额头和粗粗的灰发，他的脸更予人有一种属于自我的精神美。有时候，当他谈到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物，灵活的嘴唇便形成一个圆圆的隧道。他的穿着唯一受到西方影响的，就是那双特别宽大的皮鞋，这是他在当地订做的，他坚持脚趾必须要有充足的空间。“是脚来决定鞋子的形式，而非鞋子决定脚的大小。”他说。他从来不懂把鞋带绑紧，所以常常停在马路中央紧鞋带，也学会不紧鞋带慢步慢步地走。有一段时间，博雅还曾看过他一只鞋根本没紧鞋带在四处逛，就只为了鞋带断了而他从未想起要买，最后博雅便买了一双新的当礼物送他。

老佣人端盆热水进来，放在靠近唱机一角的脸盆架上。当老彭神采奕奕大声地洗的时候，佣人忙着摆上饭菜。

“你办好了？”博雅问道。

“嗯，给我两千块钱。”他的朋友回答说，扭着毛巾，他似乎不想多说。

“做什么用？”

“她需要弹药，她必须把弹药送到西山去。”

博雅先坐下，老彭也到了桌边，他的脸色清新愉快。一心急着想吃东西。

“她说东北大学有很多年轻学生和老师准备加入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枪。”

佣人来倒酒，博雅看了看老彭，又看了看佣人。

“没关系。这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忠实的仆人了。”老彭说完又接着说：“我憎恨这种杀戮。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到乡间看看，看看什么事发生了，恐怖屠杀造成的无家可归景象，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同胞必须要有自卫的能力，我对人们唯一只感兴趣的是——他们的遭遇。这不是两军作战，这是强盗行径。毫无防御力的摧毁，一个个村庄完全被烧毁。”

他们举杯。默默喝了一阵。

“你有什么样感觉？”老彭追溯着，继续他的话题，“如果你看到路边残缺不全的少年尸骨，枯槁的农妇尸身，有的面孔朝上。有的面孔朝下，他们犯了什么错而遇害呢？而且孩童、女人、老人、年轻人，全村无家可归，在路上流亡，不知何处是归处！你自己说，这些可怜、和平的受难者何辜呢？你答不出。你干脆不去想它，这就是我为什么回来。好多事情要为他们去做。”

“你打算做什么呢？”

“一点点。我担心只能做到一些，我用尽全力也只能帮助少数几个人。问题太大，一个人绝对解决不了。好几百万的难民前往内地又要住哪呢？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几个人，帮助他们活下去，为人类犯下的罪恶来行善事。我要把我所有的钱统统带到后方，同时看看我能做些什么。我提醒你，这些都是人——兄弟、姊妹、丈夫、妻子、祖母——都想活下去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我不像你，毫无牵挂，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，停留在任何需我停留之处。

博雅受到震撼，他从来不会以如此人道与个人的观点来看战争。他分析地注意战况进展，他研究地图，估计战斗中的兵力，分析蒋介石的声明，并预测可能的发展，从而订出自己在这场全盘战争的战略计划。没有一项细节，没有一次战役或军队的布署，曾逃出他的关心。他得到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固守上海是战术上的失策，绝对支持不了多久。在他的战争大着眼点中，甚至还渗入不可估量的军力——民众士气的力量和敌军在北平等地的行为。这些使他获致了一项乐观的结论，那就是按照他的战略观，日本永远不能征服中国。他颇感欣慰的是，过去和蒋介石委员长作对的广西李将军和白将军，不但组成联合战线，并将他们的广西部队全部投入了抗战行列，尤其被误认为汉奸，在二十九军撤退后接掌北平的张自忠将军，乔装成吊丧子骑脚踏车逃到了天津的消息，更令他又惊又喜。这给予对自己的战略观更具信心和勇气，也唯有如此的全民一心，才能支持战略获胜的观点。这是哲学化，纯战略性对战争的观点，但是事实上，他的长期战争战略涉及城市的烧杀，无数人的无家可归，他可从来没有想到像老彭一样，用纯人道观点来看战争。他的心智，有着神秘的倾向，只看见群体而未见个人，在两个国家意志冲突中，他视百万人民的南迁为全国性的戏剧，他从未看作是人类的戏，演员都是“兄弟、姊妹、丈夫、妻子和祖母们。”

当博雅听到老彭说出这些字眼，这场战争立刻地成为个人化、活生生了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冷静地分析了。他突然间看到，这些不断迁移、奋斗、生活、欢笑、希望和垂死，迎接艰苦牺牲的无数难民，每个人都要扮演一出热烈的人类生活剧，有着战时爱人、亲友间离别和团聚的奇妙欢乐与失望。似乎他所有的推理、图表、地图、战略都只是一种非个人的爱国主义，由知识分子所

产生的,像帘幕般,使他避开任何种类的个人行动。他知性因迷惑看不到的地方,老彭却用心灵感受到了,此刻正以简单、亲切、令人难以抗拒的方式传达给他。他想要分析这场人类戏剧和冒险。他本能地喜欢上这项行动的未来希望,这些能满足他高大身子的内在需要。他的眼睛闪耀光芒。

“告诉我你打算干什么?怎么做?到哪里做?”

“我要到内地去,那儿问题最严重。那里是最能行善的地方,可以救最多的人。”

“战线上?”

“嗯,战线上。”

“而你无计划,没有组织。”

“没有,我不相信组织。对我而言没有委员会,由一个人作着计划,却叫其他人去完成。除非和人民生活在一起,一个人又如何能事先知道哪儿最需帮助,要怎样帮法呢?我不要人命令。”

“这样做对国家又有多大利益呢?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但是多一个小孩得救也是一件大好事。”

“个人的生命真有如此重要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对真理作归纳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,但是一件真理在给予真诚声明时刻,并将付诸行动,发言者的面孔和声音就会有着无比的力量和真实感。

“你什么时候动身?”

“一拿到钱就走。银行业务瓦解了,我只能将钱汇到上海。”

吃过晚饭博雅点上烟斗,静坐沉思。老彭站在房子中间抽烟,靠近灯光看报。除了报导日军胜利的“都美报导”外,没啥新闻可看。他把报纸放在桌上,在房间内踱来踱去,然后再点上根

烟，坐到一张藤椅上，透过他的大眼镜，用眼睛注视博雅。

“你知道这位袁老太太是个奇女子。她是个老女子，五、六十岁，她告诉我的，完全目不识丁。她躲在这个城内，我佩服她的勇气。当我去看她的时候，她并没向我求助。她只是需要，没有人能够拒绝她。”

“你答应给多少？”

“我答应筹两千块给她——我心里也把你算在内。”

“那不成问题……她打算到哪去买弹药？”

“就在城里。弹药一大堆，二十九军抛弃的，被傀儡警察收去了。如果你找对门路付钱，你就能得到。她打算亲自运往山上自己部队去。”

“她长得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很壮，像我们知道的女土匪？”

“你完全错了。她看来就像一位甜蜜、可敬的祖母，走起路来步伐稳健。”

“真了不起！”

“她是满洲人，自一九三二年起就从事这项工作。东北人已尝过日本人统治，知道在他们底下是什么滋味。我告诉她我在郇县所看到的情形，奸杀掳掠。她说这些事在东北已是老故事了，对中国而言还只是刚开始呢。她太了解日军了，她还说了一件有趣的事：‘该死的日本人比我们的强盗更坏！假若没有打仗，我们或许听信传闻，一直怕他们。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屠杀、掠夺、威吓老弱妇孺，没有半点君子风度，你就不再怕他们了，你只会瞧不起他们。上天赐给我们这场战争，让我们的人民和军人并肩作战，看谁才是最优秀的人种。’她说：‘当一个民族看不起某个征服者时，对方不可能征服他们。’”

“这完全符合我的理论，”博雅道，回复到他哲学化的心境，